



略論高鶴年的《名山游訪記》：兼談虛雲的序

王見川

通識中心社會科學組專任教師

近代中國佛教除了高僧輩出外，也出現不少有名的居士，如王一亭、徐蔚如、高鶴年都是其中佼佼者。對於一般人而言，高鶴年以參與、主持清末民國時期的社會救濟（賑務）知名，不過，就佛教而言，他則以《名山游訪記》留名佛教史。

所謂的《名山游訪記》是高鶴年從光緒十五年至民國十一年間，陸續出外參訪著名佛教勝地：四大名山以及中國名山的記錄。

計有下列行程：

光緒十六年：九華山、黃山、天竺山

光緒十七年：淮安、泰山、北京、五台、終南山、峨嵋、雞足山、貴州、廣西、南嶽

光緒十八年：淮安、寶華、天茅山、磬山、白雀山、杭州、雁蕩、武彝山

光緒十九年：廬山、南昌西山、雲居

光緒二十年：湖州九華、白岳、黃山

光緒二十一年：杭州、雁蕩、天台

光緒二十四年：普陀、天台

光緒二十五年：終南、四川、峨嵋

光緒二十九年：金陵、京口諸山、天津、北京、五台、山西諸山、陝西諸山、終南山

光緒三十年：長安、西嶽、陝西、武當

光緒三十三年：徐淮、嵩山、靈巖、洞庭山

民國元年：上海、匡廬、武漢、京漢道上、五台山、南岳、鄂、湘、南嶽、湖南、上海

民國二年：普陀山

民國三年：北京上方山、涿州白帶山、張家口、北嶽恒山、五台、太華、終南山

民國六年：終南山、京津、終南山

民國七年：紫柏山、武當山

民國七—八年：雲台山、沿海諸島、雲台山、勞山、岱岳、孔林、九華山、衡山、九華



民國九年：廣州三水、鼎湖山、廣州、曹溪、香港、安南、雞足山、羅浮山

民國十年：大嶼山、天台、雁蕩山

民國十一年：九華、黃山、雲居、匡廬、潮州韓山

對於這些記錄，高鶴年在民國元年至二年發行的《佛學叢報》上用鶴年筆名陸續發表：

3-7 壬子年（1912）游訪記

8-10 光緒癸卯（29年）游訪

11-12 光緒己亥年（25年）游訪記

另外，光緒癸卯年春的游訪記，曾以〈雲水筆記〉為名，刊登於1913年的《佛教月報》1、2期。當時其友人李梅庵、樊雲門等人「勸編成冊」，他因自知「文意不馴」，故未付刻，民國七年，高鶴年賑災事務完畢，返回上海，「簡玉階、許止淨諸公屢促，將遊記編冊，仍未許行世，即返終南」。十幾年後，簡玉階、王一亭等，「交銀二千元」給高鶴年，「囑將初次行腳參訪，追憶略記，增補於後」，民國三十二年，他將此與「前編，一併付印」，以副簡、王諸人之願。也就是說，《名山游訪記》正式成書出版是民國三十二年。資料記載，民國三十六年《名山游訪記》再版，又加入光緒十六年、十七年、十八年、民國七年的游訪記錄及附記二則：即記錄光緒二十二年山西旱災及其初入終南山的野食草果的情況。民國三十七年《名山游訪記》重刊，又增補〈復遊靈巖山略記〉、〈印光法師致高鶴年居士書〉等記。

以上所述是根據高鶴年自述和民國三十七年重刊版記序。其中仍有部份細節遺漏。依照吳立民等編《佛藏輯要》第30冊所收《名山游訪記》，高鶴年《名山游訪記》首次刊行是在民國二十四年準備刊行。當時，該書由許止淨編輯，余了翁校訂。書前附有虛雲、諦閑、印光、來果序，以及高鶴年「自序」、余了翁發刊序。此版本後有增補刊行及重刊，《佛藏輯要》所收是道教人士陳櫻寧的刊行版。

虛雲曾寫給高鶴年信，談到為《名山游訪記》寫序之事：

1. 一九一九年一月念七號信

鶴年老居士惠鑒：

自違雋來，瞬已數旬，每一興懷，彌增悵惘，遙維禪師延禧，經壇集慶，空明無礙，聲望咸孚。雲返山後，寺中一切均扞平安，祈勿遠念。若賑災事畢，即望大駕早臨，以光寒山。此山風境，真堪落情，境界奇特，更臻佛性。作序一事，昨已交狄君楚清〈青〉轉陳，木中，收到否？外作《雲移石俚句》、《雞山八景句》各一首，請附於後是荷。如杰作出版後，請賜數冊，以資研究。謹



候教言，聊申蕪箋，伏希哂鑒。敬頌
修安！並詢
譚第吉祥！

虛雲 合十
一月念七號

2. 一九二〇年某月十一日信

日昨由甬歸來，未得面晤。已悉道駕返興，撥濟倒懸，堪佩以慰。頃因閩方屢來函催，刻准十七日赴山，務祈見函惠臨，以便同航為盼。前蒙令叙《游山記》，昨已抄錄《雲移石句》（已交狄居士處）及本山八境詩，惟昔一念粗心，拙草未識有當，尚希鑒原，賜為斟酌，采用載記而供愚誠，既久道交，當不見笑也…（頁 89）

幻游 虛雲和南
十一日

將兩信相對照可知，虛雲曾在民國八年一月初替《名山游訪記》作一序，及二首詩〈雲移石徑句〉、〈雞山八景句〉交狄楚青轉交高鶴年。照一般常理推斷，高鶴年有可能在此時預備刊行《名山游訪記》，故向虛雲請序。

民國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，虛雲又寫一封信給高鶴年：

鶴年老居士慧察：

《名山游訪記》序言勉成寄上，不卜收到否。倘若出版，尚祈賜寄幾部，使未參訪者精神游歷，已到過者重得聘懷，知居士之為道游山，不似吾徒擴大眼界而已，望之，望之。鼓山自臘正兩月大起反對，後經省府楊主席捐洋數千元，將五十元所買之知客完全退去後，所以規模一律仿照金山、高旻禪堂長香，居然得到利益者為數不少…（頁 49）

虛雲…

此信顯示，高鶴年在民國十九—二十年間又想出版《名山游訪記》。經過數年，終於成書出版，此即民國二十四年的刊行版。在這一個初刊版上附的虛雲序是這樣：

余於清光緒間，發心仰慕金山，參學習禪，不知生從何來，死從問去，嗣朝五臺，終南嘉午後谷，住小茅蓬，一齊放下，雜毒掃盡，攝念歸心，頗得自在受用，時有高鶴年居士，訪道而來，一見相契，大有因緣，叩問參禪工夫，余云窮參力究，終能發悟。古人終日行腳，未嘗動著一步，終日喫飯，未嘗喫



著一粒，君可能否，居士隨向翠微茅蓬，親近法忍上人而去，余覺有未了因緣，往峨嵋，朝雞足，禮迦葉尊者，見有十方僧眾，來山朝拜，無食宿處，因此發意，就鉢孟庵破壞舊址整理，開單接眾，蒙我佛加被，龍天護持，建造大殿經樓，各堂等百餘間，春來傳戒，夏時習學，秋間坐禪，冬天打七，民二往北京，請大藏經，道出滬江，居士與月霞法師，辦講經會，宏法利生，聽者甚眾，法會殊勝，創佛經流通處，佛學叢報等事，利益群眾，余奉藏經回山後，於民九，居士來滇相聚，到我雞山，九童岩下，獅子林間，七里松陰，熊猿巢窩，住一殘破茅蓬經夏，深受瘴毒，由余派人請來滇池，時省主及諸公，送余主持華亭寺，由余改名雲棲，開辦道場，法侶希少，居士發菩薩心，即赴江浙，邀約戒成修靜諸法師等，源源而來，相助宏揚法化，居士後返故里，捨家歸公，與滬江簡玉階諸慈善家，合創婦女安老救濟院，淨土道場，規模宏大，遠道來學者頗眾，兼辦各種慈善，及上海義賑會，救濟…民十七年，余以寺中眾缺糧，航海來滬，時居士救災未回，疊函邀請來申，介紹與王一亭、狄楚青諸公相見，高談無佛之世，直指當人之心，皆大歡喜，於時福州鼓山首座二人與省主代表前來邀余復興涌泉寺，居士再四相勸。諸公與我送行，余亦勸居士集稿速印《名山游訪記》，引人入勝。

良以在家居士，為道數十載，游訪名山，參尋知識，詢為稀有之事，出家人行腳參訪，則一鉢千家飯，孤身萬里游，尚非難事。若在家居士真正行腳，磨練身心，參訪知識，則大不易，沖風冒雨，靈宿風餐，受寒暑，忍飢渴，歷盡諸苦，言難盡也。

茲以游記出版，略述因緣如上。

以往，學者都視此序為虛雲所寫。對照高鶴年在 1951 年寫給虛雲的信：「彼時承作〈名山游記序〉，囑與許止老潤文，伊將序文改作略記」，可知上引序文是許止老（即許止淨）的修改本，不是虛雲原寫本。

即然如此，那虛雲的原序為何呢？高鶴年的一封信提供一點線索：

彼時承作《名山游訪記序》囑與許止老潤文，伊將序文改作略記，最為妥當云云，止淨就原稿稍稍修成送來，適余出發放糧，伊交彌陀寺工友收藏，及年歸來，尋覓多年未見，慚愧無地。今春夏間，工友檢出，七零八落，又托吳谷宜老居士整理，今將原稿抄錄奉上，另抄一份寄滬，加入《名山游訪記》，眾友喜歡無量，適值翻印，秋後出書，再為寄奉結緣…

慚愧學人高鶴年作禮

1951 年 歷八月初二日

[上一頁](#) [下一頁](#) [回首頁](#)



如果大家有印象，1953 年的《虛雲法彙》收有高鶴年一文，與此相近：

水旱災，放賑等事，民十四年，寺中人眾缺糧，航海來滬，時居士救災未回，疊函邀請來申，介紹與王一亭、狄楚青等諸公相見，高談無佛之世，直指當人之心，皆大歡喜，承諸老捐助，不下二千元，其時福州鼓山，首座二人，與省主代表，前來邀余復興湧泉寺，居士再四相勸，諸公與我送行，余亦勸居士集稿，速印名山遊訪記，引人入勝，余說在家居士，為道數十載，遊訪名山，參尋知識，稀有之事，若我等出家人，發上品心，行腳參訪，千里不帶柴和米，萬里不費半文錢，隨在院堂能趕齋，到處寺廟好掛單，化小緣可補零用，還有一鉢千家飯，在家居士，真正行腳磨練身心，參訪知識，則大不容易，有錢不能帶，無錢不能行，寺廟難借宿，無鉢亦無飯，衝風冒雨，露宿風餐，受寒暑，忍飢渴，歷盡諸苦，言難盡也，明代徐霞客，遊山玩景數十載，富有之士，現時高鶴年，遊山訪道三十餘年，無錢之人，余與居士，同舟共濟，此段因緣，不得不記，余不會文，但記事實一二而已，庚申初夏昆明雲棲蘭若虛雲客於滬江觀音靜室略記。

可見，《虛雲法彙》所收的〈記高鶴年〉是二十四年版《名山游訪記》的虛雲序的原本。需要說明的是《虛雲法彙》中的〈記高鶴年〉有被修改過，如民十七被改成民十四。又末尾的紀年庚申，亦有問題，因為庚申是民國九年（1920）而文中敘述，卻出現民國十四年以及虛雲被請去鼓山作住持的事實，可知這些敘述有誤。

除了〈記高鶴年〉外，《虛雲法彙》中尚有一篇〈高鶴年恒松居士遊山記叙〉，對照前述，應是民國八年所寫的序。